

校正評註王鳳洲
大字言袁了凡綱鑑彙纂

上海文瑞樓
印行

K204.3

2

增評加批歷史綱鑑補卷二十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琅瑯 王世貞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田 袁三善



唐紀

○太宗皇帝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名之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其年十

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覺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壽五十三○帝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之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問慙德多矣

奏破陳樂

丁亥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鑒**奏秦王破陳樂

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

破陳樂貞觀七年更名七德舞蓋取左傳有七德之義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

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附七德舞長短句

七德舞舞德歌保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賊黃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

五致太平功成治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飢人責子分金贖怨女三千放出宮元四四百來歸獄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七德舞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

豈徒夸聖文太宗志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鑒**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貞觀致治之本

可持是為王者師

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

王安石嘗欲仿此

安石好同惡異之意

擬唐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謝表

國家布大信於天下

恐小忿而布大信

賜絹以愧貪墨其事與漢文一轍蓋太宗特欲保全順德用是

官隨之有失輒諫○胡致堂

諫官盡如魏徵諸達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憚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

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知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尹遂昌

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

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未流矣王安石嘗欲仿此既而當國或有舉其說者安石則曰是又兩相參政也于是遂已夫安石能言于在下位之時而不能容於東大政之日其好同惡異之意蓋見于此然則諫臣入閣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

鑑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

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

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鑑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

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

信乎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

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斷之以法此乃恐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

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丘文莊

按胄謂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其失正與張釋之同其所謂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而勅者一時喜怒之所發陛下發一朝之忿而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而真之于法恐小忿而存大信此乃名言也太宗不徒不怒之而且獎之真好治納諫之主也後主宜法焉

鑑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

府庫耳何至貪冒

音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

解嘲耳以為一時權宜則可以為尚德緩刑則不可

英主鼓舞一世

分天下為十道

京官更宿內省

弓矢喻治道太宗因弓矢辨論弓材悟及政理深得繫矩之道夫天下情變萬狀豈能一一曲盡其致或粗於所習而忽不

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丁南湖長孫順德乃無忌之族叔。叔房至戚。則當議親。又高祖所素厚。則當議故。又于太祖起兵時。募兵數萬。且學屈

寬通討建成餘黨。則當議功。又封國公。為大將軍。則當議責。識不可以其受一財而遽殺也。太宗賜絹以愧之。是不殺之殺。可謂仁術矣。乎厥後順德折節為政。不通餉問。遂為循吏。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袁了凡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辱賊吏。後漢王烈之居鄉也。有盜而覺焉者。以布與之二事。同乎曰。帝者勅大法以行教士者持清論以格俗所乘之勢異也。太宗於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于方犯之初。此為實奸。方與布于已悔之後。此為實善。固不

也同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鑑**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眾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書法**

書美重本也

鑑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鑑**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

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本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曩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疾苦及政事得失。

發明

太宗是時切于圖治。汲如此雖欲不治得乎。

按太宗數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此即明四目達四聰之意也。

○范華陽

傳曰國之將興也君

加察者蓋不少矣向聞養正國曾採其事題諸屏底於引伸觸類之義蓋深有取焉
胡致堂
工人之意借弓為喻以規之也猶曰君之言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于眾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與也
爾太宗雖愧于聽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亦是為君之道也

太宗因識弓而知天下之理
六月封德彝卒
上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

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惠已不

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胡致堂
舉賢而致之君大臣職也若出此令而委之王魏房杜諸公非惟不應復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

此望于封倫封倫非
方正學
惟賢知賢德彝之素行何如者而願責之舉賢乎賢者安能知賢者乎
太宗不知人而德彝不足以致賢居然可見矣

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延請令御史就自檢校上以問德彝對曰設

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

故不復論執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

朕復何憂

以蕭瑀為左僕射
上以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

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各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

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

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范華陽
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取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者秦也

此周秦之所以異者也太宗以湯武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
乃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說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太宗於是失言
此周秦之所
以異
湯武所以為

仁義
聖祖曰賑卹以
惠民國朝廷之
德惟慮奉行未
善澤不下及爾
獨爾其租賦則
比戶均沾為愛
民之寔政

一言勝十萬
之師
詔崔仁師按
獄青州
治獄當以仁
恕為本
崔公仁恕無
枉

綱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書法** 書美卹民也。太宗可謂有志於民生矣。

綱九月。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目**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懷

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為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前日

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

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

盡死。上笑。○**目**丁南湖。他官參預朝政以並宰相之權。創制也。亦殊恩也。杜淹乃如晦之叔。平生官績無清白名。有損太宗之寵。任惜哉。

綱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目**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

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宿久屯也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

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

子智載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疋。

綱十二月。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目**時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仁

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

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

冤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

皆曰。崔公仁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擬唐以孫伏

加為諫議大

夫謝表為社稷生民

之計以伏伽為諫

議大夫見形必資明

鏡知過必待忠

臣

得失無惜盡

言

劉林甫請四

時選集

官在得人不在多

吾以此待天下賢才

劉四罵人人

不恨

綱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目**上好騎射。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型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鑑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綱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鑑**隋世選人。十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序。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案**攷注曰。可謂銓曹之善政矣。○**目**百官

志曰

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之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不能

編

○丁南湖

此四時選士之始也。隨闕注擬者。人以為便。累代皆然。可謂銓曹之善政矣。綱目大書曰。命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是歸美太宗也。分注曰。劉林甫奏四時選集。是歸美林甫也。一選舉之間。而君臣

之賢並著矣

子翼甘於不仕
子翼知所先

得待臣以恥
之道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

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至。**○**書法

書不至何美子翼也子翼治則進亂則退焉為

美之子翼親逢盛世甘於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先後矣或以為譏則過矣

○以李乾祐為侍御史。**○**邑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

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共天下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

上悅從之。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

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鴻臚卿鄭元璫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夷興衰。當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

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

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

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戊子二年三月。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及尚書議之。**○**上以岐州刺史鄭善果

犯罪。與囚同引見。詔自今三品以上有罪。聽於朝堂候進止。**○**胡寅

太宗得待臣以恥之道矣然設有誣

陷冤抑欲面訴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欲使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聖祖曰救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替人論之詳矣諸葛亮治蜀亦深以救為非朕幼時觀之似乎太刻及臨御以來給悉人情救誠不可數也惟當薄稅敏教教化使百姓足衣食以興禮義惜廉恥而重犯法庶幾刑措之風為致治之本原爾

養稂莠者害嘉穀
太宗勤恤民隱
太宗有志於民
祖孝孫奏雅樂
樂唐祖孝孫進樂表
作樂家功聞樂如德蓋必先有

關內旱飢救天下。時關內旱飢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

侍臣曰古語有之救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救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

嘉穀救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

以連年水旱救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

大悅發明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恤民隱每有飢旱輒書于冊去夏嘗詔山東賑卹竊粗今又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志于民而非特記其災異也下書蠲內蠲亦然

突厥頡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猶言中華中原也用

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

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

之不逮也

太常少卿祖孝孫奏唐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

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

奏之。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

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

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

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

其治而後用樂
謂之治由乎樂

太宗所論見理
已淺至魏徵直

曰不在聲音失
愈遠矣彼伴侶

之謂然無聲音
則樂不可得而

見也故曰無本
不立無文不行

奈何以齊陳之
音不驗于今世

而謂樂無益于
治亂何異睹

雅樂無異詞乎
太宗于民間疾

苦呼吸相通善
政施行殆無虛

日由其一心愛
民故也若飛蝗

傷稼不曰詩云
東昇炎火而巳

吞以弭其災近
於虛偽太宗豈

為之哉史臣意
在鋪揚成德後

世且艷稱之皆
不計事理之有

無益泥於前人
說不入境之說

而不核寔耳
聖祖曰漢俗甚

好祥瑞率多傳
會其事自欺以

公豈悲乎右丞相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

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温公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

容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閭閻著於朝廷彼於鄉

遂比鄰達於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軍旅至于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風俗來儀也

太宗遠云治之隆替不由于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夫禮非威儀之謂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也樂非聲音

之謂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也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于今世而謂樂無益于治亂何異睹

泰山乎卷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振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甯食吾之肺腸

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

為災○丁南湖惟辟王食故周禮天子飯有八品饌有百二十品皆以養生為尚而諸所不食皆以傷身為戒彼

主愛民恤穀之勸矣九月詔非大瑞不得表聞○鑑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

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無益於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

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合歡會合歡通也山堂考索曰腰

本胡鼓毛圓鼓雜婁鼓皆腰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

毀其巢縱鵲於野外發明書不得表聞則有拒之之意亦以太

鑑天少雨李百藥上言宮人無用者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所

評註袁王綱鑑合編

卷三下 唐紀 太宗皇帝

賀唐太宗拒廷臣之請識見迥出尋常至謂瑞在得賢則又卓然名論矣
齊文宣帝何如人

太宗不如文宣

太宗即位已放宮女三千矣今又放三千果爾其淹留永巷者又復何限白居易詩怨女三千

放出宮乃詞臣掄揚溢美之言唐史不知其失

定而書之此不足以及美太宗而適足以誣太宗耳何可為訓

太宗懷鵲事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司馬光輯通鑑蓋雜采李延壽劉焯張文

業諸家之說適足啟後世之疑大徵果敢言者

出三千餘人○**鑑**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保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邊塞乎

綱十月殺瀛州刺史盧祖尚○**鑑**上以祖秀才兼文武命鎮交趾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令

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

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鑑**上曰然

尋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

亦為之霽威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霽者止也上嘗得佳鵲反笑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己鵲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家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

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祖尚受命鎮撫交趾而復悔堅以疾辭甚失人臣之義然太宗命斬于朝堂則罪不至此亦太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綱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鑑**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

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察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至是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見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合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取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袁了凡**。太宗納廬江王瑗之姬善王珪之諫。而道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克以從諫也。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袁了凡**。太宗納廬江王瑗之姬善王珪之諫。而道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克以從諫也。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袁了凡**。太宗納廬江王瑗之姬善王珪之諫。而道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克以從諫也。有於廬江而帝弗之思也。珪亦弗之思也。

孝孫雅士

漢世尚經術
桓公無異於郭公

犯顏直諫而故
奏事故久誰則
見之既諫矣君
前後言於退食
微亦必不至此
至太宗雖善延
接羣臣亦自有
堂廉之分微豈
能突如其來即
自臂佳錫何難
預付侍臣而必
有年匪之懷中
類三家村以弟
子憚師伎倆皆
理之所必無嘗
作辨文正之畫
信書則不如無
書讀史者不可
不具卓識

有於廬江而帝弗之思也
思也珪亦弗之思也

○**袁了凡**

太宗納廬江王瑗之姬善王珪之諫而道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克以從諫也。其有旨乎。珪之言也。乃珪之所不言者。帝蓋亦思之乎。夫藥刺王妃。寔在也。何

按國語齊桓公之郭門父老曰。郭何所以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君也。何至於

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

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遊說耶。

公等勿為此不盡言

擬唐都督刺史疏名屏風

謝表疏名屏風備

此詔大有關

風教

求賢宰相之

職

太宗責宰相

求賢

太宗能任相

以其職

宰相受詞有

五說

為政莫若至

公

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玄齡曰。自古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詔舉堪為縣令者。○**上**曰。為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民於屏風。坐卧

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

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

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己丑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上**謂玄齡如晦曰。

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服給。安能助

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發明**。綱目書房杜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備

載其論治之定於下。蓋以太宗治道之。○**李氏**。人主以任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宅百按舜所以命禹。旁求俊乂。所以成者。亦由諸賢輔贊。獨縫之力也。

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以居端按十五年。百司庶府皆稱職。也。為嘗論之。宰相非量才授任為難。而為相用人之不易。貞觀之盛。舉材堪附一財計之任。雖賤有司。且能之。玄齡特

以度支關天下利害。富虛其位。而不以與人。甯任於己。而不苟用士。蓋以民力所繫。不當委寄。刻之吏。國計所本。不可付。聚斂之臣。故甯抱乏才之嘆。而不容苟且。以具員甯受各權之譏。而不忍冒昧。以與下此。其所以號稱名相也。與。○

范華陽。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得任相之。○**胡致堂**。宰相而受詞訟。既非古制。然當

職矣。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為政莫若至公

高顯公平識治體

引拔士類如不及

台閣規模二人所定

房杜謀斷相資

二人同心狗國

唐世賢相推房杜

太宗不沒人善

知藥姑存其方

魏徵展盡底蘊

魏徵不存形迹

君臣同心一體

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各姑以是為勤于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急者二也才用粗淺熟于有司之務躡躡其任蓋以是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于其臣固以奉承之者四也寔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觀牒詞為小心以眩其君者五也若然知宰相職分如陳獻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事太宗如是而止使能如伊傳周召之事太甲馬宗成王則其豐功茂績又誰可諒哉

三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二人

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顯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賴存沒朕慕

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鑑**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

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己長格物言不欲人皆能如是也

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

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

人深相得同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鑑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漢司馬相如作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

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胡致堂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瞋腹之言將以已疾也知其可

服舍而不服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鑑帝益親魏徵徵自以為不世之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愷切當帝心者

或告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之上曰徵不存形迹遠

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

君臣宜相與盡誠

魏徵願為良臣

忠良一道魏徵過於分別

魏契比干易

地皆然

問魏公謂願

為良臣勿為

忠臣其說如

何

人主兼聽則

明

人主兼聽廣

納

言言不主細金錄

卷二

上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

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也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

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魏契皋陶後魏契名契皋陶名陶氏皋陶一作啓錄皆舜臣君臣協心俱享

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龍逢夏桀臣比干殷紂臣皆以忠諫死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

五百疋○胡致堂忠良一道也未有優于忠而劣于良者未有優于良而短于忠者魏徵言之過于分別矣不若

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則曰吾效魏契皋陶苟有犯顏

苦口面斥廷諍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待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啟之矣○袁了凡朱子與留

士有不願為忠臣之說恐非興邦之言也按魏徵嘗言于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曰俾者言惟王之所

使蓋貴望其君之厚也若後世不願為忠臣者則自不肯為忠直故避桀紂其君之嫌而以堯舜諛其君且欲蓋其承迎之

迹是奸佞之尤也不忠而得為良哉夫仗節死義之士恒得于犯顏敢諍之臣故未有良臣而不慢于忠臣者也

鑑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

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苗不能政也秦二世偏信趙

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異羊吏反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

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

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范華陽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

前後皆無可信者誰與為治乎

二主孰優劣此誠致治之要

二人以忠直被委任

太宗治道之所以咸

太宗尊奉推崇之典然

可見

常何固非能知馬周之賢而客

之陳書具草適逢其會耳太宗

一問而何即具以定對其不欺

猶為可取

擬唐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詰常何荐馬周

遣使督促者

數輩

常何知人

鑑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噉其

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

威福由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鑑**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

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

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臣**房玄齡王珪掌内外官考侍御

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

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

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發明**細目書房杜以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載其論治之

網目紀述之深意也後之君子倘欲推求貞觀之盛當於太宗君臣論治之際反覆推之必有得於言意之間矣

書法奉推崇之典缺然可見矣

夏四月上皇徙居太安宮○**鑑**往平人名仕疑反在平縣

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鑑**往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

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

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

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發明**

馬周立朝建明當時固號剴然經國遠猷致君堯舜之道亦未多見而太宗一親條陳之畧用之惟恐弗及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烏有不進者哉

以漢紀賜事
大亮
大亮密表獻
鷹之事
勵臣以義不
以利

突厥可汗入
朝
庶幾可雪前
恥

樂戎上策
作王會圖
擬唐中書侍
郎顏師古作
王會圖表

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上遣使至涼州大亮有佳鷹使者**

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

擅乃是使非其人士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後漢荀悅為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議論深博極政之體**發明**自昔人君喜悅其臣往往

賜以金帛今李大亮密表獻鷹之事而綱目書以荀悅漢紀賜之夫漢史乃一史籍之微者耳而特書于冊則見太宗之勵其臣以義而不以利也豈不休哉

鑑遣都督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合衆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鑑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

鑑壬午誅靺鞨遣使入貢靺鞨北狄國名本號粟靺鞨姓太氏其先有舍利乞乞仲像者渡遼水附于高麗仲像死子柞榮立唐玄宗時拜為渤海王自是去靺鞨之號而專稱渤海柞榮死子武藝立疏勒

海靺鞨即古肅慎地去京兆府東北萬里抵于大海上曰誅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

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鑑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鑑**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

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史乃集其事為王會圖○丁南湖周武王雖以王會為侈即以旅

葵為戒蓋明王貴盛德不貴遠畧也師古之為此圖豈亦啟其君之遠畧乎向使其不遇太宗而遇煬帝則此圖與裴矩之西域圖何以異乎

鑑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鑑**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